

琳法師別傳序

隴西慶主李懷琳 撰 惠

詳夫太極元氣之初三光尚匿木皇  
 火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  
 假龍圖而起字道德云廢因鳥迹以  
 成書所以左史記言夏商備於誥誓  
 右史記事唐虞流於典謩既乃史遷  
 綴史記之文班固嗣班彪之作英雄  
 高士耆舊逸人傳記之興其來尚矣  
 況乎法雲佛日無去無來妙有真空  
 離生離滅雖復至理凝湛而事迹應權  
 所以誕相西陸周王曠五光之彩流地東  
 夏漢帝夢丈六之容於是慷慨摩騰  
 應群機而入洛抑揚僧會體大道以  
 遊吳代有其人英雄間發爰有襄陽  
 釋法琳者紹述四依應生五濁惣八  
 藏於襟腑包九流於骨髓維絕紐之  
 將苑纂龍樹之前徽正頽綱之已紊  
 詞馬鳴之餘烈至若直言不諱等折  
 檻於朱雲有犯無隱蓮牽衣於玉象  
 觸龍鱗而不移其志諒疾風之勁草  
 焉冒嚴刑而不改其節寔季葉之忠

臣也然其文言博雅秦懸一字無以  
 方事理弘敷蜀掛千金未足比嚙乎  
 儒釋君子鮮味斯道信哉曲高和寡  
 幾將湮滅者歟爰有弘福寺琮上人者  
 稟氣星辰體道乘羊之歲資靈海岳  
 育德撫象之季志等澄蘭摛摧邪而  
 納慮器均安遠弘正教以為心至若  
 持線金章貫花玉際妙窮宗致曲盡  
 幽微然而聽覽之餘遊情子史綜括  
 黃老包吞儒墨每以琳公雅作分散  
 者多詢諸耆舊勒成卷軸分為上中  
 下目之為別傳理致周備摭無遺  
 刪補有則抑亦僧中之良史也然而記  
 詞記事班馬擬以多慙直筆直言陳  
 范方之有愧始驗琳公之草創唯者美  
 於一時上人之潤色乃規模於萬葉第  
 子狄道李懷琳與琮上人志叶金蘭義  
 符膠漆雖縑素有隔而臭味頗同爰  
 因頂謁遇觀寶聚輒申狂簡為之序  
 引云尔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京五福寺沙門彥琮 撰

法師諱法琳俗姓陳氏潁川郡人仲弓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惠

之後也遠祖隨官徙寓襄陽幼齒抽  
 簪情敦博物遂乃金陵楚郢負衷問  
 津孔肆釋道橫經訪道於是談九部  
 洞百家究金言殫玉際每而歎曰為  
 大丈夫不能立正摧邪網維至理豈  
 直遠慚龍樹抑亦遙媿馬鳴未若隱  
 遯巖阿栖心丘壑遂以隋開皇十四  
 年夏五月隱於青溪山鬼谷洞焉閱  
 覽玄儒寸陰無弃迥搆巖廬則蔽虧  
 於日月空飛戶隔則吐納於風雲因  
 撰青溪山記可八千餘言理趣鏗鏘  
 文詞婉麗見傳于代故闕錄焉然法  
 師韞德潛形訥言敏行摛維頽紐觀  
 化上京是歲仁壽元年春三月也於  
 是背楚塞涉秦川步三陽遊八水每  
 以李門仙術瀟落虛陳服皂披尋何  
 能究委因以義寧初歲假衣黃巾集  
 聲宗源從其居館然法師素閑莊老  
 談吐清奇而道士等競契金蘭慕申  
 膝漆故使三清秘典洞鑿玄津九府  
 幽微窮諸要道遂得葛安張虛之旨  
 韜韞襟懷李氏奉釋之謨記諸心目  
 武德年首還莅釋宗備踐法筵周遊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惠

講肆意以神州帝壤易可箴規因住  
潛法道場栖心定慧後四年秋九月有  
前道士太史令傅弁先是黃巾黨其  
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大略  
云釋經誣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  
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  
沙門放歸桑梓則我國家昌奉本孔  
之教行焉高祖納弁獻書乃下詔問諸  
沙門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  
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內損益二  
宜請勤妙釋而法師伏檻既久思騁  
長衢幸承斯

詔問遂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  
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以  
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  
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  
出大聖為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  
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剎  
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捨  
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袞龍  
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  
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  
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刺疑

法琳傳上卷

第四張

惠

出家品偈云

假使恩愛及共慶

見此無常須更聞

於是慕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

索已而修善故毀形以成其志故棄

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捨君臣

華服雖形關奉親而內懷其孝礼乖

車主而心敬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

順福靈幽顯豈拘小遠上智之人依

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為

損然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

感化伏惟

陛下至德含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

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興佛日

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則大唐帝

業慈被百靈聖種鴻基惠流千祀

不敢輒以愚昧輕測天心謹課庸

辭略申管見塵黷御覽伏深戰越時

高祖覽法師對竟亦無辭法師類詣

闕庭不蒙臧否但傅氏所陳之事高

祖未遣頒行弁乃公然宣布遐迩禿

丁之誚閭里盛傳胡鬼之謠昌言酒

席致使明明佛日譬以虧光濟濟法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惠

流壅之無潤于時達鑒君子揮翰者  
弥多契理名僧動毫者非一搃持道  
場釋普應者或行精苦博物不群屬  
弁狂言因製破邪論二卷又前扶瀛  
今李師政者歸心佛理萬意玄宗義  
忿在懷又撰內德正邪二論莫不僉  
疏佛教委指業緣競引梵言曲垂邪  
正而法師咸詢作者備覽諸文情用  
不安謂衆人日經教弁之所廢豈得  
引廢證成雖欲破邪歸正未遣邪原  
今案孔老二教師敬佛文就彼宗承  
斥其虛謬衆人皆以為然法師因著  
破邪論一卷可八千餘言理會宮商  
文諧鐘律傳之耳目故此開書但法  
師筆削清奇冠乎群品遠使朝賢貴  
士咸誦在心道世名儒家藏一本實  
可謂詞峯峻峙理海宏深為廣海之  
舟航作大夜之燈炬法師以論軸初  
製道俗無聞若不廣露其情何以革  
茲舊俗因以五年春正月啓上儲后  
云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  
興龜圖鳥籙之文金版丹笥之典六  
衡九光之度百家万卷之書莫不遵

法琳傳上卷

第六張

惠

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昧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真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為之府拔群生於苦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以化隔慈河子有餘載教流漢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車高座法師能敷八正浮圖和上巧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為利物此之謂歟有隋禩運戎馬生郊災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既隱法雨將收賴我大唐上應軋心下協黎願補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茲五帝四彼三皇返淳朴之風行無為之化竊見傳弄所上誹毀之事在司既未施行弄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酒席競為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殿下往藉三歸又資十善赴蒼生之

法琳傳上卷

第七張

惠

望應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嗣后發荐雷之響音則聲戶俱開啟明離之暉則幽衢並鏡赫矣美矣難得名矣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墻漸為心伏顛折邪見幢燃正法炬像化攸寄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怒焉之志謹上破邪論一卷塵黷威嚴伏增悚息又文帝龍潛之日復上啓云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慘毒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燧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刀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毀積屍如莽流血為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於是控告無所投散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徒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順昊天之神爰舉義旗平定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成昏恍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上和

法琳傳上卷

第八張

惠

邦國下叙人倫切蓋補天神伴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符華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羲軒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儻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弄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弄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凌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範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日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弄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因冒闕庭屢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弄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直是譏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

法琳傳上卷

第九張

惠

不咸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或  
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  
令傳奔陳此惡言擗踊痛心投骸無  
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亦輕辱  
聖人言辭切害深恐邪見之輩因此  
行非無識之徒漸生異見又案春秋  
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  
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  
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  
六通神日不可思議法号心行處滅  
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  
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  
具如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  
道生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  
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  
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  
州僧尼溢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  
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  
人王之力也然世間君臣父子猶謂  
恩澤難酬昊天不報况佛是衆生出  
世慈父又為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  
罪而辱之理不可也仰尋如來智

法琳傳上卷

第十張 志

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功苞造化非二  
儀可方故列子曰昔吳大宰詰問孔  
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  
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皇聖人歟對  
曰三皇善用智勇聖亦非丘所知又問  
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  
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  
三王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詰  
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孔子動容  
而對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  
聖孔子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  
僞以此校量推佛為大聖也  
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  
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  
豈非一人所能誇贖昔公孫龍著堅  
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  
切齒以為前鑒良可悲矣當今主上  
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戟間封墓  
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  
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  
長有佛則重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

法琳傳上卷

第十一張 志

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  
之內逆亂相尋今時無佛何因運短  
但琳等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  
傳奔所上之事恐藩國遠聞謂華夏  
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試傳奔出言不遜聞者悉  
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  
以啓聞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  
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為樂邁彼東平  
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  
或序六條德既褻惟仁兼裂網開康  
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醜  
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賦窮體物  
信可譽形朝野美冠前英者焉但琳  
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奔下愚  
之甚實媿凡僧禿丁之誚惡罵之極  
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  
開闢之後未有如奔之狂悖者也不  
任斷骨痛心之志謹錄傳奔所上  
之事輒述鄙辭件荅如尤塵黷威嚴  
伏增殞絕謹啓武德六年五月二日

法琳傳上卷

第十二張 惠

濟法寺沙門琳等啓上時皇儲等因  
 奏法師之論高祖異焉故傳氏所  
 陳因而致寢釋門再敬寔賴我皇  
 起子者商法師有之矣但傳氏所獻  
 狂簡思媚闕庭既而不愜所懷陰施  
 密譖搆扇黃領穿鑿異端遂使鼠璞  
 混質於周邦雞鳳濫形於楚國玉石  
 相亂朱紫難分屢譖釋宗達于  
 高祖帝乃從其所議不任自明後以  
 武德九年春三月  
 詔問皇儲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  
 昔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  
 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  
 沒命釋門清身養素比年沙門乃多  
 有愆過違犯條章干煩正術未能益  
 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式雖有嚴  
 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  
 諦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輒介為  
 之恐駭凡聽佇子明言可乎不可皇  
 儲對曰臣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  
 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為之果是  
 故慈雲降潤不別艾蘭慧日流輝寧  
 分岸谷且以立教垂範盡妙窮微至

法琳傳上卷

第十三張 惠

理深難情量叵測雖有周孔儒術莊  
 老玄風將欲方茲迥非倫媿其有世  
 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  
 仰當今時屬僥訛人多狡猾出家者  
 未能盡善入法者無廢嬌姪亦有規  
 免賦祖虛禰學道偷安朝夕假号桑  
 門自有威儀具足志等明珠或行不  
 虧心同潔玉今欲並令還俗無別賢  
 愚將恐火繼崑山玉石同燼霜飛柰  
 苑蘭艾俱摧指事為言恐傷皇化今  
 責如來降罰以息奸非但佛性慈悲  
 法門平等無彼無此無我無人絕愛  
 志憎情同巨海散之者不生怪想患  
 之者不發恚心以此而詳昭然可驗  
 且商均生於舜舍丹朱長自堯宮二  
 子雖復非人猶不虧兩君之聖今忽  
 因愚僧之過欲毀尊像之形進退商  
 量理為未可  
 高祖又問諸群臣曰傳奔每言於朕  
 云佛教無用朕欲從其所議卿等如  
 何時左僕射魏國公裴寂進諫於  
 高祖曰臣聞昔燕桓公與管仲鮑叔牙  
 戚等飲酒而適桓公謂鮑叔曰為寡

法琳傳上卷

第十四張 惠

人等祝之鮑叔奉酒而祝之日願我  
 君無志出於莒願管仲無志縛於魯  
 願齊威無志飯於牛時桓公避席而  
 謝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志夫子之  
 言則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  
 舊也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云  
 安九五誓啓玄門今陛下六合歸仁  
 富有四海欲納奔之狂簡而毀廢佛  
 僧此即虧陛下之往信彰陛下之今過  
 黎元失望理不可也  
 高祖納皇儲等諫因降勅曰寺留三  
 所京置千僧餘並給賜王公僧等放  
 還桑梓嚴勅既下皂白難分不敢忤  
 意而止焉夏五月六日  
 高祖脫屣展万機文帝攝政時大赦天  
 下還返神居佛日再揚斯為感矣又  
 因前傳奔密扇黃巾乃有道士李仲  
 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庸文遂  
 者十異九迷及顯正等論貶量佛聖  
 各冒生靈語越曲謬動連經史法師  
 觀其所述傷而怒之蔚撰論文目為  
 辯正詳乎法師用奇博物匪日而成  
 時以文籍缺然因循累稔右僕射蔡

法琳傳上卷

第十五張 惠

國公杜如晦者岐嶷天挺器宇宏深  
與法師志篤江湖佇相欽味法師仗  
借墳素致書於杜公曰法琳草衣野  
客木食山人九類曲誠同腐芥不  
被知於當世分緘口以終身既德愧  
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亦  
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  
覆松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邊長觀  
魚鳥豈謂忽辭林藪更入踞塵文客  
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陸三陽  
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  
臺而起恨遊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  
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坎壈稟命  
遭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吊影命  
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膝裏累  
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  
力已謝九流七略難甚緣山万卷百  
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  
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辯正頗為經  
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知克  
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  
之任知人之鑒遠邁山濤接士之心  
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既握

法琳傳上卷

第十七卷 惠

靈地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  
廢績燹理文昌德鏡摛紳譽形朝野  
加以門稱筆海世号詞宗不忘宿昔  
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  
麟榮昔王粲閱書取資於蔡氏相如  
達賦必賴於楊雄意者但是諸子雜  
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籍與釋典有  
相開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  
特希恩許輕贖所請悚息何言然邪  
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  
無前以傅子諂言略呈小論既蒙上  
達復荷褒揚載在中心但知慙德昔  
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  
論不逢君子誰肯為珎此者海內諸  
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章迴  
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  
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  
嚴並將迴向耳杜公時答法師書曰  
猥辱芳符曲垂提拂嘉言忽降銘戴  
增深仰惟法師命世挺生神襟俊逸器  
局宏亮識度清邁架澄什以照前邁  
安遠而光後晒談灰於漢日凌辯鼎  
於秦年既其內賸五乘解窮八藏亦

法琳傳上卷

第十七卷 惠

乃外談百代識洞九流加以學盡莊  
微詞彈李與體二葛之訛簡究三張  
之詭文慕巢許之穎陽踵黃綺之尚  
洛隱紫臺而偃仰道青溪以詠歌蕭  
散有慧遠之風放曠參道融之迹既  
而情維絕紐志緝類綱乃返步山門來  
儀上國矚傳奔之狂簡已製破邪遇  
劉李之訛言將修辯正經云護法苦  
薩正應如是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但  
弟子承之忝官實慚籌策濫蒙抽擢  
深媿阿衡書云筆海詞宗預成虛闡  
耳况弟子家非汲郡詎有竹簡之書  
室異魯邦理無蚪蚪之字人殊兩戴  
世別二冠五體閎然四部多闕法師  
既建覺德之志嗣提婆之蹤弟子亦  
敢獻消塵以裨嵩壑謹當詢諸碩德  
追訪鴻儒博採所須廣尋其要亦望  
親承几案百奉徽猷閱盛德之道華  
聽長者之餘論但弟子王事靡暇遣  
此代懷休沐之日即當馳謁時法師  
所闕杜公給而足焉法師摺道尋儒  
平乎先志論成八軸十有二篇流詠  
九州傳之三輔可謂文彪理炳叶律

法琳傳上卷

第十八卷 惠

詣鐘郁郁可觀洋洋盈耳諒使大羅  
 玉帝悚懼金闕之中九府仙君震  
 四天之上改辟邪之異轍革衆迷之  
 惑心況乎左道黃巾能無傾覆者哉  
 東宮學士陳子良者言為世表學冠  
 儒林曠此論文因為訓誥叙之云介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  
 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鈎深繫象或  
 探蹟希夷名言之所不宜陰陽之所  
 不測猶能彌綸天地苞括鬼神道無  
 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  
 圓寂妙出有無至理疑玄跡派真俗  
 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  
 為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  
 為色故能色斯色矣騰地於是併空  
 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  
 若乃西伯拘姜遂顯精微子長蠶室  
 率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  
 夏憂患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  
 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  
 隨官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屢荆  
 州隋世入關從師請業可謂玉移荆  
 岫皎潔之光亦彰桂徙幽林芬芳之

法琳傳上卷

第十九張 惠

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  
 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  
 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迺華郁郁間  
 縟錦之文飄飄從凌雲之氣班賈金  
 玉未可同年藩陸江湖寧堪方駕至  
 如庄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  
 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訣之  
 秘靈寶度命之儀吞若曾襟說猶指  
 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間  
 持此專者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  
 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庄非  
 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  
 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伴安  
 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門之  
 牆塹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咸  
 陳管見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  
 上或生邪信法師怒其音警恐入泥  
 利受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  
 海根彼詞 牽碧雞之欲競馳黃馬之  
 駿爭務焉莫不葦墜柯摧雲銷霧卷狀  
 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鏢輕水負  
 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  
 軍聊奮慧刀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

法琳傳上卷

第二十張 惠

暉法雲由斯廣被但法師所作詩賦  
 啓頌碑誌章表大衆教法及破邪論  
 等三十餘卷在世人傳然此論文凡  
 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  
 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  
 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  
 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  
 內外並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  
 子穎川陳子良者近申頂禮從而問  
 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  
 機辟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  
 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為註  
 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貞觀元  
 年文帝捨大和宮奉為  
 高祖置龍田寺既而山泉勝美栖心  
 是寄而法師雅好美之乃徙居焉七  
 年春二月有太子中舍人辛諳設難  
 二條以問紀國寺僧釋慧淨淨時因  
 著折疑論以荅辛諳論在續高僧傳  
 淨時以所著論呈法師法師荅淨  
 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人折疑論詞  
 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  
 鏗鏘駁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詞  
 殫辯圓辟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

法琳傳上卷

第二十一張 惠

統百川煥煥乎魏魏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以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為無所為濟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頑厚獨善醜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所忘則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既出無用燦火之光時雨既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彼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刻美惡之功孰著蓋藉以生滅破彼斷常見之迷寄以因果示其中觀之路真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言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鳧鶴不亡其短長業理相因蟬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人天挺之才未若上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慙於爽偶顏生有媿其坐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惠

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巖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為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慧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棟梁既為眾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鑰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俊既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遯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勢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

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作實遣煩憂乍覽瓊章用杜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奉蘊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此白書遲遇後生更開未喻琳不量愚管輕述鄙懷敢欲有訓以麻績線因著齊物論焉其詞曰蒙示辛中舍人二問詞旨宏賅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耀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歸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環中孰能為茲高論美則美矣疑且疑焉何者尋上皇垂範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惠

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弓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亦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置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此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志其是非非忘彼此庸詎然乎所謂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達也况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益從微至著繕刻而方妍乘因趣果賴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章真如以之自顯也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蠱無擇其飛化不在待與不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曰孔老法天不敢違天諸天法佛不敢

法琳傳上卷

第三張 惠

達佛至如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凌於駿驥欲觀渤海返翫消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而求前路非所應也且王道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邨超王謐劉琨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也至如宋文帝與何尚之等亦有此談如其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式行則鬼畜省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人學富才高文華理峻秦懸一字蜀樹千金法琳徒礪鋏刃何敢當奇麗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琳傳上卷

第五十五張惠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中、下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此傳三卷，僅高麗藏載錄，故無校。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惠

京和福道場釋彦琮 撰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

帝欲宣暢祖風遵萬本系爰發明詔頒告黎元云老君垂範義在於清虛釋迦貽訓理存於因果論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太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表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返朴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暨乎近世崇信幽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瀾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疏遯志返于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華前弊納諸軌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

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講論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教本系之化暢於九有尊祖宗之風貽諸萬葉時京邑僧眾咸詣闕庭上表乃推法師為表曰琳年迫乘榆始逢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子見一善必獻其父

臣見一善必獻其主臣子於君父敢不盡心者焉何者父有諱子身不陷於不義士有諱友身不離於令名琳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易清虛卓志与世不群不立觀字不領門徒屢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襲行三張之穢術并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湯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涇渭同流有損國化若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左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其時表奏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口勅云語諸僧等明詔既下如也不伏國有嚴科法師飲氣吞聲願謂諸僧曰帝在九重聖顏難覩縱欲牽衣折檻亦乃無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草野結蘭為佩清白自居焉後十三年秋九月有黃巾秦世英者薄閑難禁粗解醫方挾伎術以候時因得志於儲后陰陳法師之論言訛謗皇宗毀黷先人罪當誦上帝乃赫然斯怒少壯僧尼勅遣緇徒並依遺教其法琳既訛謗朕之宗系宜即推繩必也無辭國有刑憲而法師鼓騰毛羽思奮雲霄不待追徵自之衙府群寮承主上之意勅劾法師囚禁州庭繫之縲紲司空毛明素停聆法師清閑每

法琳別傳卷中 第二張 惠

法琳別傳卷中 第三張 惠

常想見其人既屬幽居致詩於法師  
日治長倦縲紲韓安數死灰始驗山  
中木方知貴不材法師辱素詩而謝  
日貧道識性擣珠輒不自涯任簡斐  
然上忤  
天聽未能自殞苟存餘息而公賜垂  
清翫琳寧緘默者哉力拙課虛誦之  
云介村夜唳幽憤陳思苦責躬在余  
今失侯狂與古人同草深難見日松  
迥易來風因言得意者誰復免窮通  
毛朋素曠法師詩而驚異焉請結三  
益薦意二難素曰老乎相知之晚也  
冬十月癸亥因興善寺大衆饋珍饌  
於法師致書謝曰辱資朝餐虔誠跪  
受非直光鮮玉液抑亦香粢蘭芬哉  
荷仰仁恕之流滋味較虛羸之弊幸  
甚幸甚伏惟大衆勸止與時休泰也  
琳實不才叨選縲侶方圓倚伏无所  
自容不能拔萃出群卒致危身之敗  
不能和光同澤終罹無狀之辜徒復  
擁膝長吟慙魂吊影耳是知甯糟歎  
醜者則松栢之操亦貞泥揚波者  
則蓮桂之芳逾潔至於琳也復何人

法琳別傳卷中

第四張 惠

哉素乏逢迎未開造謁既延中士之  
謗遂蹈下愚之迹與夫衛足曳尾何  
期爽歎且達人無健羨之名大道拘  
守雌之節泉清井洩能不惻然方將  
晦影窮巖銷聲幽谷散誕白雲之際  
優遊青松之下朝窺蕙苑暮宿禪林  
送此殘年放情物外茲願未久耿介  
如何但縲人思撓解彈理寡粗因翰  
墨申述鄙懷而尺素易煩寸心難盡  
也冬十月丙申勅遣刑部尚書劉德  
威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韋瓘  
司空毛朋素等在州勘當因問法師  
日落疑灰心事宜恬靜出家捨俗須  
契無為理應屏跡四禪栖神六度惣  
儒墨之糟粕遵半滿之菁花何乃放  
志九流嬰心五典廣引三教叙治道  
之昇沉備舉十王標崇教之優劣或  
述佛道先後時談釋李師資廣顯十  
喻九箴盛辯氣為道本語信毀則曠  
然交報論品藻則歷介衆書道家之  
謬僧何以知奉佛歸心全擬自取仰  
具顯作論振起冒外逗遛僅也無辭  
則罪人斯得法師對曰琳聞一切種

法琳別傳卷中

第五張 惠

智号悉達多歷塵劫而應生觀衆賢  
而通學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儒  
林應同類而誘凡隨異形而化物然  
後稱無上士号天中天俯跡娑婆教  
派沙界或假安禪悟道慧解開襟致  
有說法度人神通化物但以衆生緣  
悟種種不同所以半教滿教敷心一  
乘三乘闡道隨宜各解意在茲乎故  
佛令十二時中一時學外欲使摧伏  
異黨接引俗流緣淺暨深愛語同事  
故內典通學論云夫在天成象為  
日月而精異剛柔在地成形作山川  
而氣殊動靜物既如此人亦如斯所  
以首足之儀方履圓戴性情之用陰  
慘陽舒貴我有知在靈為長心行匪  
一嗜欲不同故以稟薄稟厚愚賢自  
隔同念克念在聖是分歧路交遷位  
拔毛之末肯絲色代變悲摩頂之不  
怪信乃利物多途潤身異術九流既  
派百家競起儒道禮樂以九仙為亂  
神道事冲玄以六經為失德刑名貴  
酷縱橫尚辯孔辭軍旅劉弱儒冠專  
門則銚由章句綴文則過在輕薄俗

法琳別傳卷中

第六張 惠

以內典類之虛無僧以外書辭之棟  
樑存小節則奔方廣習大道則捨毗  
尼慧士傲為尊福之尊禪人許為守  
智之藏紛然異學難可勝言各適所  
宜寧容不習好同惡異守迷莫返其  
為太息良在於茲罕悟通方一何索  
識豈若半文半質兼俗兼真歷覽君書  
牢籠衆藝唯能仁種智新絕古今  
遂有王舍野人試以牧牛之秘祇園  
梵志驗以數葉之奇盛披貝多固難  
詳也所以童子善財求知識而匪懈  
長者耆域志好學而斯通諒亦無棄  
一塵為積德山之廣不遺片水聚成  
智業之大迺有龍樹偉器馬鳴碩  
德弘道一時傳芳千祀若夫道安識  
蓋田之鼎法蘭辯昆明之仄僧會辯  
氣清高惠遠神彩灑落斯並先風之  
領袖後進之景行者也豈唯方朔以  
多能擅響張華以博物著名而已哉  
蓋聞赤墮招不識之譏白鶴起不知  
之謂至有通人過學庶無斯耻竊以  
德該內外群取憚風而偃蹤解窮大  
小殊機承景而傾向必若小教未通

法琳別傳卷中

第七張 惠

則慧品不足外學有關則貳篇猶犯  
是以巧飾文辭本成四辯之德妙閑  
聲韻定預五明之方然則花嚴責於  
多聞法華試於親近自省無執頗異  
彼乎不以媒銜爭名矜伐當世欲為  
真道之助正覺之資耳至如田君下  
坐之伎尚可濟時齊人小算之術猶  
堪自致而况琢磨文彩祖述道德者  
也既等金石絲竹俱為悅耳之音橘  
柚檳梨皆是適口之味高山之喻初  
地難勝之順世間固亦風流不墜文  
在茲乎庶令僧兼俗典無頓廢於丘  
墳儒知佛宗不慢輕於式定故曰大  
士通學通人博聞豈同孤陋之徒守  
局促之懷者也但琳所著辯正根起有  
由往以武德四年仲冬之月得清虛  
觀道士李仲卿所製十異九迷及劉  
進喜顯正等論輕侮大聖昏冒生靈  
妄引典謨飾非為是琳既慨其無識  
念彼何辜因乃廣拾九流論成八軸  
敘述三教志明益國標十代者意顯  
遵崇據史籍而辯後先約訓誥以明  
師敬十喻斥其十異九箴挫彼九迷

法琳別傳卷中

第八張 惠

氣為道本並有典謨信毀皦然非无  
實錄但琳往作道士偽諱子細委知  
釋教孔老所崇歸心何容自取既而  
理符事順則清白顯然根起是章則  
逗留斯得威等又問法師曰仲卿優  
劣之論十有九條進喜顯正之文纔  
唯一軸亦不妄陳美惡廣引帝王何  
乃辯正之詞紛紜若是假引上庠右  
學但搆虛辭妄陳開士儒生全無實  
錄祇欲以今類古意有所非仰具確  
陳無容隱默法師對曰琳聞烏有亡  
是顯司馬之詞子墨翰林屬揚雄之  
賦次有玄微鏡機之輩傳盛藻於當  
時殉華冲漠之流顯詞宗於曩日典  
謨既尔琳何異哉若不假彼開宗何  
以曲終其致所以創陳三教叙立論  
之由次顯九箴答仲卿之說其中亦  
有古來共惑因論釋通後以武德八  
年仲春之月  
高祖親臨國學將行奠禮備陳三教  
商確微言于時二衆通人雲羅御席  
五都才子星布義筵時有潘誕黃巾  
妄陳先後奏

法琳別傳卷中

第九張 惠

高祖言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此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第遂引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等當介之時有勝光寺釋慧業者學業鉤深才鋒映俗裏糗坐鉀固敵是求待問開宗鳴山鼓石既瀉懸河之辯兼吐飛龍之詞義網高張玄梯廣布莫不應機泉涌踊響風馳遂使主上迴光群公拜首于時九仙外道束體轆門三洞黃巾望風結舌法琳既緣此議又撰佛道先後釋李師資等篇又以傳弈所上事云後漢中原末全有信晉魏夷虜信者一分仲卿論云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因此胡法始興於世劉進喜云胡來此土未全有信姚石已後胡風乃感但琳緣此三人不能默已遂廣陳君王宰輔敬佛度僧用對彼辭顯其虛妄後陳信毀交報以示仲卿彰善惡之有徵使其後改但仲卿等文雖二軸事有多條縱琳八卷之書猶為略報方今主

法琳別傳卷中

第十張 惠

上欽明託想玄猷興顯沙門遵崇釋教豈敢以今況古意有所非理數皦然誠為確論感等又問法師日論第一云大唐馭極聖皇每拱尚賢齒而返正貴仁德以還淳道佛二流在政非急久欲陳其未喻不揆所疑獻替可否幸詳其要當今

聖上欽明文思有何未喻可否須陳荆上之情確言其旨法師對日琳聞儒教濟時人知希仰釋老利物愚者致疑所以託彼上庠陳其未諭寄之碩學暢此玄功故云殉主事親則忠孝為首全身遠害則道德居尊救苦利生則慈悲作本懷忠奉孝可以全家國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興慈運悲可以濟群品濟群品則恩均六趣播身名即榮被一門全家國乃功包六合故忠孝為訓俗之教道德為持身之術慈悲蓋育物之行亦猶天有三光各稱其德鼎有三足並著其功三教同遵嘉祥可致也當今

主上高居負宸端拱無為文思聰明等云未喻但以仲卿之輩邪見根深縱沐

法琳別傳卷中

第十一張 惠

皇猷未能遷善所以寄之賓主暢彼典謨伸告善言用提其耳實不言

皇上未喻可否須陳乞檢論文自分汪涓威等又問法師日論第二云檢諸古史述聽先儒不聞靈寶之名未記天尊之說又辨妄加穿鑿廣製齋儀靡覲出要之方但肆貪求之術道士之号無由而來河上之言迥無蹤跡者但道言靈寶之妙秘在玄臺老辯天尊之神大羅端拱三元十真之製斯即出要之方六齋七品之儀豈是貪求之術道士之名尚矣河上之說久焉胡乃斥朝庭之宗崇非家國之虔敬徒掃五聽未越三章天網縱寬疎而詎漏法師對日琳聞九首雙瞳之典金天大帝之文白秦赤漢之暮三國二京之誌是稱左史右史記事記辨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今闕澤日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日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幽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製也吳主善其對焉所言天尊之号出

法琳別傳卷中

第十二張 惠



謚号未行創云皇帝次依漢史為太上  
 皇後見帝謚頒行方題大武請尋論卷  
 第四指的顯然叙德但記八年足知  
 非謬豈敢詔書出後公然祀毀求虛  
 責實罪有所歸乞檢逗遛自分清日  
 威等又問法師日論第五云依姚長  
 護曆云佛是周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  
 申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為傳云  
 聖殷王時生推於像正之記言佛是周  
 平王世出道安作論確執桓王長房  
 為錄固言在代是知傳述乖紊無的  
 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邇所以法  
 師對日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  
 感斯現無機不燭故經云一音所暢  
 各隨類解論聲既介語辭亦然而傳  
 記所明非無斤理琳今正據取彼多  
 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  
 謨取法師齊朝上統法師及隋修曆  
 博士姚長護等據周穆天子傳周書  
 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  
 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毅法王本記吳  
 尚書令闕澤等眾書准阿含等經推  
 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

法苑珠林卷中

第十七卷 惠

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  
 神自梵率託淨飯王宮摩耶受胎故  
 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  
 日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答日佛以  
 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  
 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  
 月八日於嵐岫園內波羅樹下右脇  
 而誕生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  
 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  
 汎漲枯井涌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  
 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  
 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  
 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日是何祥也  
 蘇由日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  
 瑞昭王日於天下何如蘇由日即時  
 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於此土昭王即  
 遣人鑿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佛  
 生即此年也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  
 歲四月八日夜半踰城出家故瑞應  
 經云太子十九日四月八日夜半天人窺  
 於窻中又手白言時可去矣因命馬  
 行即此年也周第六主穆王諱滿二

法苑珠林卷中

第十七卷 惠

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  
 普曜經云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  
 即此年也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  
 二月十五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  
 涅槃經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  
 種種光大地六種震動聲至有頂光遍  
 三千即周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  
 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  
 風忽起撥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  
 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  
 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  
 王問太史扈多日是何徵也扈多對  
 日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佛  
 入涅槃即此年也始自昭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誕應已來至今大唐貞  
 觀十三年己亥之歲正經一千六百一  
 十八一十八者恐載言法顯為傳云聖  
 殷王時生者但法顯雖遊外國傳未  
 可依年月特殊大為河漢又道安乙丑  
 上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為驗又像  
 正之記罕見依憑安公為論據羅什記  
 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桓  
 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王時

法苑珠林卷中

第十八卷 惠

但羅什秦日始來世高漢朝先至二師相去垂三百年信彼相承依而為記非是安論造次課陳並由當時傳者之過又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在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恆星為驗而云佛生未悟恆星別由他事琳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恆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何者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為正月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部年用魯莊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恆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時日月長房乃云佛在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大為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以十一月為正月如來不容二月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人世

法苑珠林卷中

高十九張惠

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勸齋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周夏二季上下方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經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勸所說不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亥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始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京洛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教已來此土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滅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无方理難窺測况乃東西夏遠年代遐遙復遭六國縱橫秦焚五典為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平有著違增減出沒皆師已意各謂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錄略陳遐迹揚確後先者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中

第三張惠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惠

京兆福道坊釋彦琮 撰

威等又問法師曰論第六云飾道是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著南鄭反漢之中把公旗誅家之笏者但大冠小冠之設爰自漢朝皮巾鹿巾之來興於往古冠即法於年祀笏乃伴於搢紳既而服象雲羅致有攀霞道士衣同羽毅時聞履霧仙人故知其跡可尋三芝弗遠其風可仰八桂非遙所以蕭史邕邕駕丹鳳於秦室特卿弈弈駢白鹿於漢庭而云敗國破家出何圖史既陳虛唱法有嚴科法師對曰琳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水種豆生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各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俱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微妙無為行三張之風謀為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諸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自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

置以土壇戴以草屋構二十四治館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殺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豐逆不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於後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為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中遂與張魯相應眾至十萬焚燒郡城漢帝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有道士陳端以左道惑眾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為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大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眾聚合徒黨向日占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媛言惑眾行禁步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詔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法琳別傳卷下

第二張 惠

遠遂便斫匠如此經月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惡逆云欲肆大事須藉勝練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設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及縛頭手咒而盛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帝被刑近如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人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耶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開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於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闈即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縣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詐詐入關密候見望壹聲質時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獄方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惠

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是知所習非正疊逆相仍左道乱群斯言信矣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挺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身被布褐駮鷲策鳳頂戴皮巾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中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湮除威等又問法師日論第七云津安感夢而疾瘳文宣降靈而病愈矣王圍寺舍利浮光齊主行刑刀尋斷壞宇文毀僧而瘡潰拓拔廢寺而膿流孫皓尿像而陰疹赫連禿頑而震死者詳其所引並是帝王豈有倏尔歸心則銷痾盪齋斬然廢毀即國喪身亡是知帝代遷訛自開運數脩短皇王興替計亦非由信毀何為妄陳禍福詭述妖祥據此逗遛非無指斥法師對日易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書云善惡之報同乎影響所以文武成康之際治道

法琳別傳卷下

第四張 志

隆平秦皇二世之時酷毒天下此乃履道祚久淫刑嗣短典籍盛談詐開運數况佛稱調御三界特尊僧号福田四生崇重豈有恭虔敬仰福乃無徵毀滅前除禍之無驗前以略陳報應對彼邪人使慶朝聞甘乎夕碩其文宣肆安之輩吳王齊后之流拓拔宇文赫連孫皓等善惡之跡記傳具明廣如宣驗冥祥搜神感應等說且善惡之分理數昭然傳之典墓懸諸日月之使見不賢而內自省弱喪知歸曠賢者而思齊迷途自曉琳粗述一隅而已今渠三反者焉當今聖上欽明歸心覺路揆於園而興梵宇陵祇樹以起禪龕造無著尊度降魔眾恩覃馬岸道被龍堆凡是人倫孰不霑賴琳豈敢妄陳妖孽指斥國家但為對彼仲卿因興此論威等又問法師日論第八云出道偽謀良有以焉鹿馬殊形素人一其貌麟麋異質魯俗迷其容欲示後昆考其虛詐者但紫氣浮開尹喜啓二篇之與青牛出境老子述重玄之微所

法琳別傳卷下

第五張 志

以洪漢景文修之匪懈我皇繼踵親自依行今乃誇黷浮華難希禹泣驗之詭詐故觸湯羅當今聖上神謀達四聰於六合皇衷睿鑒朗二曜於八紘忽以鹿馬判昌辰麟麋譏詰后斯焉可忍孰不可答法師對日琳聞白馬東旋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聞自餘經教製雜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為三清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大清經及章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令前道士馬翼

法琳別傳卷下

第六張 志

雍州別駕李暹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花州故城內守真寺批攪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是甄鸞笑道觀盡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被約不許出城門家見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被戮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書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檢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之明虛謬故知代代穿鑿狂簡是繁人人妄造斐然盈貫琳又案後魏正光元年明帝召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護最對論斌時妄引開天經云天師張陵所造帝時勅遣大尉公丹陽王肅綜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共議云老子正著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曰姜斌既有妖言付獄斬決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七張 志

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法入洛請求捕試摠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百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摠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備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咒符圖等摠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隱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錄云依宋人陸備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本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曝之圖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殊多既其先後不同是知虛妄明矣增如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請問當今道士

法琳別傳卷下

第八張 志

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為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是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蔽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私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鬻判上庶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偽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况秦人辭之魯俗若軋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驥理固不然如何見責威等委細推檢以十一月十五日具狀奏聞

帝因親降問曰朕本系老聃東周隱德末葉承嗣起自隴西闡大道為道元隨迎不測談上德為德母覩聽莫知苞四象以運行括二儀而亭育既無得而稱矣信日用而不知朕所以尊乎祖風高出一乘之上敷乎本化超踰百氏之先何為詭判師資委陳先後無言即死有說即生 法師對曰琳聞師經對文侯云堯舜之君唯恐無言桀紂之君唯恐有言又東方朔

法琳別傳卷下

第九張 志

答武帝云臣生亦言死亦言琳今屬堯舜之君何得無言者哉琳聞柘拔達闔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隴西之流也謹索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據隴西乃皆僕稟何者燉煌寶錄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開預庭與羣臣經夜論古今王曰老聃父為何如人也天水太守彙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度字元早癡跛下賤胎即無耳目不明孤單乞貸年七十二無妻遂與隣人益壽氏宅上老婢字日精敷野合懷胎而生老子又王儉百家譜云李姓者始祖皐繇之後為舜理官因遂氏焉乃稱李姓李氏之興起於聃也以李樹下生乃稱李姓至漢成帝時有李隱抗烈毀上被誅徙其族於張掖在路暴死其奴隸等將其印綬冒涼得仕所謂隴西之李自此興焉又老子云吾不敢為天下先故述五千之訓又言不與物競處衆人之所惡既處物不競又不為先恕已推人守雌保弱老子西昇經又云軋竺有古皇先生者是吾師也綿綿常存吾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張 意

今逝矣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号釋迦文尹喜內傳云老子曰王欲出家吾師号佛覺一切人也今受天帝請食還當為王及群臣等一時受戒竊以拓拔元魏北代神君達闔達系陰山貴種經云以金易鎡石以絹易縷褐如捨寶女與婢交通

陛下即其人也奔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其事也又老生姬季之末釋誕隆周之初世隔一十餘王年經二百餘祀此即師資驗矣先後顯然勘卷分明在文指的伏惟陛下好生惡殺賴及蟲魚拯溺救焚化害符華等三皇之世教而不誅同五帝之時師而不陣陛下若奮赫斯之怒則百萬不足恠情陛下若斂秋霜之威則一言容有可錄輕忤御覽營魄飛揚塵蹟威嚴心魂失守帝時大怒豎目又問法師曰朕聞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尊相重親寔由先古何為追逐其短禽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擢髮數罪比此猶輕盡依善愆方斯未擬爬毀朕之祖祚謫朕之先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張 意

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法師對曰琳聞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吝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不以疎而不賞賞彼有功不以親而不誅誅其有過伏惟

陛下道含弘而光大恩被八埏德音覆而平均網開三面納忠言者弗及懸五聽以軋軋從善諫其如流坐九重而翼翼陛下今縱雷霆之怒琳甘粉骨灰軀儻垂雨露之恩庶全骸骨自後辯對傳有二百餘條詢訪莫知闕而不錄至二十日又降勅云汝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言念觀音者臨刀不傷既有斯靈朕今赦汝七日之內余其念哉俟及刑科能無斷不法師既羈縲繼復迫刑期冰炭交懷控告無所至第六日夜盤桓悵快徙倚沉吟步朗月以惘然慨浮生之如寄不覺潛涕因言志云草命如懸露輕生類轉蓬所嗟明夜月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張 意

難與古人同法師因揮涕昌言仰天而歎曰昔鄆衍拘齊獄燕丹質秦邦尚感夏景零霜烏頭變白豈可獨於琳也偏無徵應者哉言訖俄有神人身長丈餘素服衣冠踰垣屐止而謂法師曰既能立形殉道再緝類網冥衛寔繁幸無勞慮語訖而失法師因乃恭虔五體默念三尊遂得思逆宵懷釋然無懼至七日且

勅遣劉德威等問法師曰今赦期已滿當屆臨刑此念觀音有何靈應法師對曰自隋季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干戈竟起興師相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政化遏絕王路固執一隅我皇興吊伐之心統天立極赦戮刑於都市斯即觀音拯橫死於帝庭寧殊勢至論功比德上聖道齊琳於七日已來唯念

陛下威等重問法師曰前奉勅旨令師誦念觀音因何不念乃云唯念

陛下法師對曰琳聞觀音聖鑒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範然我皇文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三 惠

思聰明光宅海內九夷奉職八表刑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群品如經即是觀音既其靈應相符所以唯念

陛下但琳所著辯正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老甘從斧鉞

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

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屍之痛威等錄狀奏

帝帝悅因召法師而問曰朕比覽師文僉陳老教發言佛理感歎良哉而釋劣道優朕今未曉佛大道小非不昧斯宜悉尔心較言優劣佇聞嘉唱朕煩懷法師面奏日伏承

聖旨宏博名義弘深戴天不測其高方斯未擬履地莫知其厚匹此非儔伏惟

陛下巨細不疑示迴天睠等齊桓禮鄙人之術同燕昭師郭隗之才敢不聲言陳其淋或琳聞妙覺常身本無色像為衆生故跡有形儀感等洪鐘隨撞擊之大小應同明鏡逐塵物以妍嗤然由道符二篇理踰百氏典暮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四 惠

在日可略言焉故後漢太傅張衍謂南岳道士褚善信曰夫西域教者法王說也齊於六道普潤含靈卿可弃妾歸真勵心遵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逝卿若慢而不敬亦可專心黃老黃老者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興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經為次至於茅成子列子莊子惠子等並皆悉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可慕焉又吳尚書令關澤對吳主孫權曰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切哀含萬類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並日月不嫌星燭會觸即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在尊貴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地有普載之力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也臣又竊尋魯丘者英才挺秀聖德不群世号素王製作經典訓獎周末教加季業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子涓子惠子莊子等百家子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五 惠

書皆修仙自翫放暢山谷縱太其  
心學歸淡泊事乘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世化人之風是以古人將為陷  
滯蓋此之謂歟至漢景帝時考諸百  
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去深內外明達  
故改子為經始立道學

勅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  
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  
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  
非比對明矣吳主善之因謂闕澤曰  
卿博學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  
傅領侍中尚書令如故又梁武帝會  
三教詩曰小年學周孔弱冠窮六經  
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開釋  
卷猶日睽衆星又紫朱光祿大夫顏  
之推云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萬  
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九經百氏之  
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也又牟  
子論曰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  
佛猶白鹿之與麒麟又後周王褒庭  
誥曰道家之義則隳支體黜聰明弃  
義絕仁離形去智此域中之教也釋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七張 忠

氏之教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明因辯  
果革九成聖斯為教之極也又今秋  
書監虞世南帝王略論亦言老子之  
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  
龍駕鶴此區中之教也夫釋氏之法  
空有不滯人我無忘超出生死歸於  
寂滅此象外之談也且夫優劣之跡  
訓誥如然而大小之來在乎  
陛下何者詔未出前佛大道小詔出  
已後道大佛小大小優劣此之謂歟  
伏惟

陛下至德通神布雲雨於緇侶道隣  
極聖垂日月於玄門親降德音問於  
庸菲但琳欽承顧問敢述舊章塵黷  
威嚴弥深戰越帝覽法師對異而釋  
放焉時憲司執奏曰法不可廢國有  
常刑諸指斥棄輦者罪當大辟  
帝曰法琳雖毀朕宗祖非無典據特可  
赦其極犯徒在益部為僧法師見放  
意不自得因作悼屈原篇用申厥志  
其詞曰何天道之幽昧兮乖張列宿  
使忠正之屈原兮而見放逐讒佞從  
旨兮位顯名彰直言不諱兮遂焉逢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七張 忠

殃和璞捐於山澤兮燕石為珎西施  
廢而不幸兮萋母見親撫心思念屈  
原兮博達廣識君王不察其貞正兮斥  
逐去國納讒諂之詿惑兮自昏厥德  
燕蘇弃於荒野兮繁籜見殖鷄鳴  
嘯於君林兮鷓鴣戩翼豺狼當路而  
從橫兮麟虜伏匿鳳鳥尚知懷德兮  
見覆巢而高翔麒麟猶忻有道兮矚  
不仁而騰驥忠諫之不入兮箕子佯  
狂杜伯之諄直兮遭尤逢殃比于正  
而剖心兮伍子胥貞而投眼痛清白  
之屈原兮沉汨羅而不返時京邑僧  
侶有流言於法師曰不能靜思澄神  
求出要道而浪製破邪辯正忤擾天  
庭致使主上瞋熾釋教翻覆汝若所  
陳必當寧容徒汝劍南若於佛法有  
功何乃陵遲若是法師聞之謂三五  
友人曰琳聞主憂臣辱主辱臣亡亦  
謂僧是禿丁佛為胡鬼斯言可忍孰  
不可容于時大德如雲名僧若雨縱  
引四舍八藏措筆無由徒解九部三  
乘置言何地琳遂不量踈薄擔紐頹  
綱因乃摭摭典墳搜揚子集曉其未

法琳別傳卷下

第十八張 忠

喻挫彼邪言遂使倭傳無辭李劉緘  
默信知寸有所大尺有不長用珠彈  
鷄未若泥梗

勅縱遷琳蓋部寧成伐罪於琳佛法  
今且晏然此豈謂為翻覆昔屈原被  
護放逐原豈不為忠卞氏獻璧加刑誰  
言是瑕此亦時君用與不用也屈原  
雖經放逐離騷盛行下民縱復加刑  
連城尚寶但清水圓米行處豈無所  
恨世人莫知我也言訖泣數行下因  
為詩曰僕秉屈原操不採漁父篇問  
言蓬轉者若為直如絃時掩泣吞聲  
哽咽而言曰琳也不遇今被南遷幸  
希諸德寄目傳書時訪生死時道俗  
送餞填咽郊畿敬若明神步輦徐逝  
法師辭訣友人又為詩曰非意延非  
罪離友復離親山川万里隔方勞七  
尺身遊魂長去楚分念獨留秦自匪  
相知者誰憐死別人夏六月丁卯行  
至百牢開菩提寺因苦痢疾遂致不  
救臨終而歎曰大丈夫泡幻之軀信  
為無用觀斯惡露深可歎哉本期殉  
道以立身不獲從志泣麟傷鳳能無

法苑珠林卷下

第十九卷

忠

悲心言訖而卒即貞觀十四年秋七  
月二十三日也春秋六十有九道俗  
推勸如喪所親因葬於東山之巔高  
樹白塔行侶來往莫不傷嗟人物周  
旋知便下淚但法師藝業優贍墳素  
必該世号詞林時稱學海或復風前  
月下之詠春蘭秋菊之篇體物緣情  
並多麗落前秘書監虞世南者名超  
振古道邁當今乃集法師之文為之  
叙引云尔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疑  
邈豈繩準可知定乃常道無言有  
雅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查冥者  
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  
九流百氏之目三洞七檢之文曷可  
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  
者英猷茂實代有其人焉法師少學  
三論名聞朝野長諒眾典聲振殊俗  
威儀肅穆介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摘  
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  
若訥外聞內明之功固能智同測海  
道亞弥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伴庾亮  
而已尔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

法苑珠林卷下

第三卷

忠

則循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  
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群生於八苦  
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寔釋  
種之果棟善人之羽儀者矣加以賑  
乏扶危先人後已重風光之拂照林  
牖愛山水之負帶烟霞願力是融晦  
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  
之鬼谷洞焉迥構巖崖則弊虧日月  
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  
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  
澗披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  
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而豐嶂  
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栖盤古賢  
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觀攀穴指歸  
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故此  
闕書太史令傳亦學業庸淺識慮非  
長乃穿讐短篇蕙陵正覺將欲震茲  
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礙  
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  
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駑驥並馳  
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  
流訶以凡刺聖之疊責以俗拔真之  
各引文證理非道則儒曲致深情指

法苑珠林卷下

第三卷

忠

的周密莫不輟亂旗靡瓦解冰銷入  
室有操矛之圖崩角無容頭之地於  
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  
日同迷蹤而得道乎法師著述之性  
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失今散  
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  
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  
十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  
雖服制異宜而風期是焉輒以騰綆  
聯彼珪璋編為次第具如別目並悉文  
道旨婉桂馥蘭葩盛傳緇素流乎視  
聽矣釋於琮贊日易稱大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老子述無名天地始有名萬  
物母序道序德談孝談忠斯亦方內之  
至言域中之大訓也詎聞視聽之外四  
德常身形器之先一如凝湛肇欲施安  
品物託像迦維利見閻浮龍飛道樹於  
是淨五眼朗三明具六通圓乃德耀神  
光於此界放毫相於他方動大地以  
警迷徒震雷音而駭群品始垂雲於  
鹿野蔭彼小根終灑潤於鶴林露滋  
大業其間則三邪服道捐火具於禪  
河十異歸心沐清流於福地自尔微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言既絕佛日潛輝大義將乖邪風竟  
扇則有提婆童壽緝彼類網龍樹馬  
鳴維其絕紐逮乎金人感夢秦蔡西  
遊玉馬東旋騰蘭降趾則有九仙左  
道蟻聚於京畿五岳邪徒鷄張於帝  
闕竟誇蚊翼各恃螢光欲方駕大鵬  
比暉龍燭騰上靡施於三略已薦苞  
茅蘭公未逞於六韜嚮風銜璧故得空  
懸五雲之蓋庭霄七寶之花韜映日  
宮揚輝綺殿于時捐巾褐者其數若  
林遵解脫者如風偃草此則釋門大  
啟佛日方興牧野倒戈詎堪為此自  
後名僧間出髦彥挺生代有其人詳  
諸史牒則有道融牟最提智劍以橫  
行始上顯公擁法委而直進控姜斌  
於魏闕撲陸靜於齊朝資神或於一  
時流榮聞於千載聖我巨唐之有天  
下也跨三皇而越五帝毋堯舜而子  
成康光宅八埏君臨萬國闡玉鼓法  
蠶之訓揚佛日金鏡之光蕩蕩巍巍  
斯之謂矣時有傳劉作鯁妄搆邪言  
唱和既同牙為屑齒而法師幼懷高  
量志殫群兇所以搜括典謩約文申

法琳別傳卷下

第三張

理並懸諸日月緇素皎然卷氣侵於  
四生舒慧照於三界遂使朱藍各色  
邪正區分或藻嘉聲傳乎口實余既  
側聞餘論思記德音先之史才徒知  
勵朽至若詩賦啓頌之作章表碑誄之  
科重席劇談花文豔藻者則詳諸別  
簡非此所云若服眩佛聖之篇牆壘  
法王之記對揚天命光顯大猷者則  
載彼見聞存乎實錄庶使前芳弗墜  
後進思齊補僧史之致遺記盛德之  
請問者矣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下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琳別傳卷下

第五張

惠